

新刻
改正

孟子

後藤點

三

大政官文庫			
	九	漢	
一	七	書	
〇	三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漢	
三	七	書	
函	一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8
冊數	10	(9)
函號	277	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
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
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
音者也六律黃竹為箏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
太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
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仁心愛入之心也仁聞者有愛
入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

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
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
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存仁
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

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貴。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

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導先王

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

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

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

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

者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

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鄭氏曰。自意自至此論以仁心仁

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

其惡於眾也

仁者存仁心仁聞而能擴而文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

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

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

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

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

喪無日矣

辟與闕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鄭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

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君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誠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

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

責於君使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鄭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鄭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主之政而君臣又當各盡其責也

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畫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

以人之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

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一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

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也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湯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

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

保四體言必死也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

不洽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已。謂及其仁。及其智。及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

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

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

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

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

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均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悅。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斐度。所謂韓洪。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時以處置

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

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

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

於吳

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也。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

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

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夫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

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

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慮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
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
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裸音灌去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

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殷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

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

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言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郎滄浪水名纓

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

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

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

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

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
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

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圻

也走音奏圻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此也故為淵鰈魚者獺也為叢

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鷓與驅同獺音闕爵與雀同鷓諸延及淵深

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

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皆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

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莫處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

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辨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詩云其何

能淑載疋身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疋身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

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

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

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至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

愚之不移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

無人欲之邪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

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其邇親之長之在人為其親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

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

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

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

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揚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孟子

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

者天下之天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

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二老者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

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

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且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

五子卷三

行仁政而富之比身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

地以戰殺人盈野兼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

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未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

次之辟艸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

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

正則眸子眊焉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耄眊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

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不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

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

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授音受淳于姓髡名齊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

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

道嫂溺援之以手乎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

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人則先失其所以授之之具矣是欲使我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公孫丑

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

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

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

必自行正道則是必自行正道則是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

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

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

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廢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

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

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

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黜曾子父也。曾元曾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

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

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

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

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諂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

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遠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

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入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

人師

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

子敖之齊

子敖王驪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

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

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音者前日也館舍舍也王驪孟子所不與言者則

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

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

道而以鋪啜也

鋪博孤反啜冒悅反徒但也鋪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

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

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

也

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生者禮也死生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入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由於不得已

○孟子曰仁

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木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

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

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

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

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節節文章樂則生

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强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

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

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呷芥也惟舜為然不得

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

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之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

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

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底之爾反瞽瞍舜之

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且於是莫

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

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

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卷之七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離婁音葛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

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

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

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

先聖後聖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申分之彼是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子產聽

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水名也子產見人之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

有八本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

病涉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

將寒洧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小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

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處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乘與濟之故○孟子告齊宣王

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

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

如寇讎孔子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

王曰禮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

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友然後

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

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

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

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

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

此揚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且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

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王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

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

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

其間不能以寸

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

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遠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問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

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

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

不為己甚者

已猶太也揚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

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孟子曰

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必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

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

○孟子曰養生者

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

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

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

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

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造謂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

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費心積慮優游厭飲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顯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

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少異而人之向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

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可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

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

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

取爾

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料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故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干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

澮古外反。澮下各反。聞去。

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澮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躡等乎躡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鄭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

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此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舜明

入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甚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

其國者。遂跡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

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覓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

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

待且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且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

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處動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當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

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

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

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法聲。檮，音途。

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以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二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官也。竊取者，謙辭。

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辭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時言。

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

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

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羽，升善射。其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甚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

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

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
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
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
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
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
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
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
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
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殺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
○孟子
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

者以利為本

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

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善而勉人
以自新也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
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
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
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
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
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
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惡為並去聲天
下之理本皆利

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道
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擊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擊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言矣

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大夫右師王驩也

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

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

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

禮則職喪位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

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恆愛之敬

人者人恆敬之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

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

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

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

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

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

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

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

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

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

不患矣天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

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篇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

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息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

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

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禹稷顏子易

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徒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位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纒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纒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鬪者被髮纒冠而往救之則

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

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

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

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

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

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

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戮羞辱也狠忿戾也夫章子子父

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

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之行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

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

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

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天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并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

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夫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

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

我將及寇退曾子及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

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及殆於不可沈猶

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

七十人未有與焉

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木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

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當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宿不與臣同子思居於衛

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

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

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子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

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瞞古竟反

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聖人亦入耳豈有異於人哉○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

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
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
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
問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
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
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
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
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施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音宜富貴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
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家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

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
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

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
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八

孟子卷之九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

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闕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思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

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

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

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

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

我何哉

惡去聲去音扶恕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恕無然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

非怨父母也揚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

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

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

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

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

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

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

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

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梅

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

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智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

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荷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對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雙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雙怨於父母也

萬章

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

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

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棗象住入舜宮舜在牀琴象自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砥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揜去也階梯

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入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浚井舜穿井為匿工旁出舜既入深鼓腹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語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于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張珣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嘉二女也棗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

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喜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意亦憂象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池沼小吏也圍罔困而未歸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欺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

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萬章曰舜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庫音鼻流徒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不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

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朝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

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感類觸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且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編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也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

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昊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

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

遺民也不臣其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偏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

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

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

之志在於憂皇而非真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

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

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賢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美

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書曰祇載

見賢興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太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興瓊齋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意辭事賢往而見之敬謹如此賢興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賢興不能以不

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人

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與之

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曰否天不言以行與

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意耳曰以行與

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

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

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

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

言

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下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

與事而示之以與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

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

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

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

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

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

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

治去聲相去聲朝音

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潮夫音扶南河在北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大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

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

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

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

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

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高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

君之子也

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

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

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

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

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

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而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

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

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

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

也復歸于亳

相王去聲又音又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丁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

殷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壇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

孟子而已矣

有諸

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

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擊馮乎駟弗視

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

樂音洛華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介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

人以幣聘之賢賢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

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賢五高反又戶驕反賢賢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

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

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

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鄉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

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夫民之先覺者也予將

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言之所當然覺謂悟其

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睡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

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

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雅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夫不獲則曰時予之幸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

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

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

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

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

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

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

載自毫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官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毫也。

萬章問

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於容及疽。上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

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

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

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

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

無命也

離如字。又音壁。顏。離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礼主於辭遜。故進以礼。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

者也。在我者有礼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

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

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雝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

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雝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

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知。

所為主與其所知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

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

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性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虛號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

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

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

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

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

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

而謂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

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耻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卷之九

孟子卷之十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

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

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

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

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

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

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

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淅先歷及接猶承也淅清米水也清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

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若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

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

者也抑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

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

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

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

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韶九

成是也金鐘屬聲宜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王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持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紀綱又金始震而玉終訕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宜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

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

俛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也聖賢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甚至爾力也其

中非爾力也

中夫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

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鑄魚綺反北宮姓鑄名衛人班列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愚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

借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

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

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文之類是也。天子之卿

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

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

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二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吏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

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

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

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

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自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

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

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

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為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

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音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

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

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誑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謂人以

貴賢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實貴

際謂人以

際謂人以

禮儀幣帛相交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

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

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三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

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

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問而卻之直

今有御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

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耶交以道如餽贖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豕豚之類也

萬章曰

斯可受御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

凡民罔不讒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

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讒書作懲徒對及懲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具也國

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御人者用其御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懲無凡民二字讒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且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

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

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

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

義之盡也孔子之任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

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

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御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御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

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曰奚不去

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薄正祭器未詳徐氏

曰先以薄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又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

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

公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

皆無之疑出公轍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

聲下同任本為行道而亦有貧親者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

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訖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

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

而已矣委為偽及會工外及當都浪反乘去聲茁音直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

嘗為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
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

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潮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
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當處貧賤也○尹

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
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

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

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
謂之寄八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

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
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

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

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

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
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

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

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

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灼
使去聲亟數也鼎肉

熟肉也也來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
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役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
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
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

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

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

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
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

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
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

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

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

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艸莽之臣皆謂庶人庶

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贊同傳通也贊者士執雉庶人執鷩相見以自

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贊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

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

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

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

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

也

為並去聲

繆公欲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如

何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

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

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

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千乘以自去聲

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

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

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

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

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謂已仕者交龍為旂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

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

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

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

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

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

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已之善盡於一鄉然後能盡於一國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

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

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事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

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及

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言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王

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

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

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

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

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

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

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之十

